

心性 與 實踐

禪宗思想研究論集

鄧克銘◎著



鄧克銘 著

心性與言詮

——
禪宗思想研究論集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心性與言詮：禪宗思想研究論集 / 鄧克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津，2014.12
面；公分
ISBN 978-986-339-018-3(平裝)

1. 禪宗 2. 佛教哲學

226.6

103022181

心性與言詮

——禪宗思想研究論集

著 作 者：鄧 克 銘
發 行 人：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06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l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公 元 二 ○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一 刷
ISBN 978-986-339-018-3 定價：新台幣 300 元

目 錄

序章	研究背景與主題說明	1
第一章	試論慧能心性觀之不同詮釋	9
一、前言		9
二、慧能之心性的表現方式		13
三、唐代宗密與宋代契嵩的闡釋		21
四、近人的詮釋		30
五、結論：檢討與評價		49
第二章	即心是佛、無心是道：唐代黃檗希運禪師之心體觀	57
一、前言		57
二、「即心是佛」的時代背景		61

三、即心是佛之涵義	66
四、無心之本體義與工夫義	76
五、評價與結論	84
第三章 禪宗之「無心」的意義及其理論基礎	91
一、前言	91
二、「無心」之表達方式及其意義	93
三、無心與《般若經》之空性的關係	105
四、無心與《楞伽經》之超越唯心	113
五、無念與《大乘起信論》之關係	119
六、結論	132
第四章 禪宗與道家之「無心」說的比較	135
一、前言	135
二、禪宗之無心的涵義	137
三、老莊之無心說	150

四、郭象之無心的特色	156
五、禪宗與道家之無心的比較	166
六、結論	178
第五章 禪宗公案之經典化的解釋：以《碧巖錄》為中心	181
一、前言	181
二、禪宗公案之形成與發展	185
三、《碧巖錄》之經典的地位及其特色	199
四、「道本無言，因言顯道」——《碧巖錄》之理論基礎	214
五、結論	228
後記	231
引用書目	233

序章 研究背景與主題說明

一提到禪宗思想研究，馬上令人想起如何研究？研究對象為何？有何用處？等一連串問題。事實上，其他領域如道家思想研究、魏晉玄學研究、宋明理學研究等，也有同樣的情形。但是因為禪宗思想涉及宗教層面，及不可言說的精神體驗，在研究方法上顯得更為突出。歷代禪宗主要由出家僧侶來傳承弘揚，其目的，簡言之，在於生死解脫，具有十足的實踐意味。用現代學術之方式探討禪宗之歷史、思想及與文化之關係，不過是近百年來的事。從學術研究的立場能否正確把握禪宗之真髓？恐怕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如將禪宗視為人類精神能力的鍛鍊與創發，具有代代傳承之一定程度的客觀內容，則與其他學問如宋明理學之傳承，形式上並無重大差別。亦即可經由文獻作歷史的考證，也可從思想觀念作義理的詮解。當然禪宗思想有其獨特之學問性質，尤其是佛教的般若智慧與開悟的觀念，往往是離言絕慮，惟證者自知的狀態。欲從文字去說明，顯屬多餘、不必要。然而禪宗能代代相傳，畢竟有其明確的目標與可證得的禪理，此部分有其客觀意義。換言之，

禪宗之悟境雖然極富個人風格，但其禪理之內容具有相當程度之普遍性、永恆性。不僅過去如此，今日不同地區之禪宗也仍保有某些共同的觀念。然而如何說明禪宗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觀念？是一個困難的課題。禪師可以經由開示、小參、棒打等各種方式促使學生自悟，而今如只能用文字，尤其是格套化之論文方式來說明，其限制與有效性，不言可喻。

反觀一九五〇年代，胡適與鈴木大拙兩人有關禪宗研究方法之論辯，可以提供一個示範性的教材。此次論辯將禪宗之學問性質與研究方法作一整體的反省，至今仍受重視。胡適將禪宗視同其他世間學問，可從歷史文獻作合理的考證分析，鈴木大拙則以禪宗為特殊的精神成就，須由反理性的般若直觀才能把握禪的本質。這兩種研究取向顯得針鋒相對，難以融合。然而若將禪宗作較廣義的理解，包括具有世俗意義的儀式、典籍、教學活動等，與超越意義之開悟，則禪宗之研究方法可大幅放寬，不致如胡適與鈴木大拙的看法無法並存。至於選擇何種研究題材，應採用何種研究方法，則有賴各人之知識能力。這可說是折衷或綜合的作法，不一定最好，但也是目前學界常見採用的方式。

又有人認為研究禪宗，應對「禪悟」有相當的體驗，否則如向壁虛造或鸚鵡學語，毫無用處。此說似有道理，但並非是絕對性的條件。正如研究莊子或朱子、王陽明思想一般，研究者如能對莊子、朱子、王陽明有充分相應的了解，能入乎其內且出乎其外，則可作較正確

而深入的闡釋。但此了解，只有相對的意義。在禪宗研究上，也只能說應具備相當的了解，但不是非達到開悟不可。至少目前在自由的學術研究觀念下，不可能作此要求。相反地，研究者如有此認識，自覺應對禪宗之本質有較深入的理解，則在研究上當有所助益。

禪宗在國外也稱之為禪佛教（Chan Buddhism、Zen Buddhism），在中國史上屬於佛教的一個宗派，但自宋代以後，在士大夫階層或已等同於佛教全體。禪宗是一種宗教，與其他宗教也有共同的地方，但在中國文化史上，它不只是宗教，在思想、文學、藝術、建築、節日等各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關於禪宗研究，其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多樣，在處理題材及方法上，自然各有差異。就思想層面而言，禪宗在中土與道家老莊、宋明理學之關係，已是習者共知之事。又如儒佛調和論、三教一致論，也都與禪宗不可分。禪宗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已不是狹義的宗教意義所能概括，其豐富的文化意涵與人生意境毋寧更引人注目。

本書著重說明禪宗心性思想之內涵，包括「即心是佛」、「無心是道」，與「道本無言，因言顯道」的意義，以及古今之詮釋等問題。一般說來，不出文獻考察與義理分析的範圍。一方面因為個人興趣與知識能力，一方面也因為研究主題的闡釋，用此方法應較適宜。

禪宗著重心性之證悟，所謂「明心見性」、「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心是佛，無心是道」等，均不離心性。然而，心性或心、性之各別的內涵為何？卻不易說清楚。如從實

踐的立場而言，是「自內證」的範圍，「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只有本人才真正知道自己的心性狀態。所有聽聞、記誦得來的經教言說，都只是一種助緣而已。因此禪師在教學方法上，無不盡力使用各種契合開悟的方法，引導學生自己反觀內證。在此情形下，禪宗之教學方法，顯然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雖有其優點，但也因此造成許多流弊。

再則，禪宗雖有「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傳統，但在根本精神上，仍屬於佛教的立場。如《六祖壇經》中慧能一再宣說的「摩訶般若波羅蜜」，就是佛教的共同觀念。同時，慧能也不反對文字之使用，只是不能拘泥、執著於文字的有限性。因此，對「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意義，不能看得太僵硬。事實上，禪師之證悟，皆不離「般若」，也常以語言文字啓發後人。隨著禪風的演變，語言文字的使用方式，到宋代時一度達到高峰，如「文字禪」所示，並流傳至後代。從禪宗教學的靈活性而言，無論是藉教悟宗，或不依經教；以及終日講法，或緘口不言，都不過是一種方便，不必有此是彼非之評斷。

本書所收五篇論文，以「心性與言詮」作為研究主題。首先考察《六祖壇經》中所載慧能之心性的表達內容，比較古今不同的詮釋，可知其複雜的形態及其相關的理論背景。接著探討唐代黃檗希運對「即心是佛，無心是道」的看法，進一步了解心與性，以及真心、無心等，禪宗常見的觀念之涵義。以下再深入說明禪宗之「無心」的意義及其理論基礎，以及禪

宗與道家之「無心」說的比較。從經典依據說明禪宗之「無心」的內涵，及其異於道家之特色。最後以宋代著名的《碧巖錄》一書概括說明「道本無言，因言顯道」的意義。禪宗發展至宋代，五家禪風各有勝場，但精神一致。又種種公案與雅俗文字，皆以彰顯「無言之道」——禪宗之「離言絕慮，心行處滅」的悟境為目的。基本上，這些論文可說皆為理性思維下所作的合理性說明。然而如前所述，禪宗精神並不在於「合理性」，即使有此情形，也不是全部。本書只能從合乎思辨的論文形式，探討心性這一古老觀念之某一層面的意義。禪宗在與般若空性相應之基礎上，其表現方式可說一直在發展中，本書期望能為此增添一些新義與光彩。

以下分別敘述本書各章要旨，以幫助讀者有一整體的了解。

第一章：〈試論慧能心性觀之不同詮釋〉

禪宗思想之心性觀，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六祖壇經》中所載慧能關於「心」與「性」之言論頗多，在不同的語脈中有不同的用法，沒有明確的定義式說明。因此在心性問題上，如作為一般文獻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去探究，往往產生歧見，無法有一致的解釋。

本文先概括說明《六祖壇經》之心性的表現方式，及其不同的涵義。其次探討唐末宗密與北宋契嵩對禪宗之真心、妙心的闡釋，蓋此二人對禪法及禪的傳承有特殊重要的貢獻，其見解至今仍有參考的價值。接著，進一步考察近人具有代表性之印順、傅偉勳、唐君毅、牟宗三、洪修平之詮釋，比較諸人不同的研究意見，以增進對此問題的理解與反省。最後做一檢討與評價，期能經由不同視角的分析，對慧能之心性的內涵有更深一層的體認。

第二章：〈即心是佛、無心是道：唐代黃檗希運禪師之心體觀〉

「即心是佛，無心是道」，這一句話可概括說明黃檗希運禪學之特色。這些用語雖非出自黃檗希運的創見，但其詮釋之內容卻極為豐富，可使禪宗之「心」的觀念更為清楚、深入。本文從本心與無心這兩個觀念，探討希運之心體觀。首先說明「即心是佛」這一說法的時代背景，了解希運完全肯定此命題之用意。其次探討即心是佛之涵義，包括如何認知本源清淨心，以及本心與見聞覺知的關係、心與性不異的看法。再討論無心之本體義與工夫義，以把握禪宗之無心的特質。最後從本心、無心與真常唯心、如來藏思想以及空性思想之關係，說明希運之心體觀的意義與貢獻。

第三章：〈禪宗之「無心」的意義及其理論基礎〉

無心爲禪宗文獻裏常見之用語，具有非常重要之意義。一般而言，無心有兩種用法，一指修行上無分別計較之實踐工夫，一指修行成果之主體的完全自由。本文將探討無心之理論基礎，包括與無心意義相當之無念，分別從無心與《般若經》之空性的關係、無心與《楞伽經》之超越唯心、無念與《大乘起信論》之關係，三方面分析說明無心之意義及其理論基礎。

第四章：〈禪宗與道家之「無心」說的比較〉

禪宗之無心的涵義與般若經典有密切的關係，無心表示般若空觀的體證，是基於佛教緣起性空而得之精神的提昇與解脫。老莊之無心與道之體現有關，道具有創生的、形而上的主宰地位，人須去除一切主觀的偏執，讓心處於虛明之狀態，才能體現道之存在意義，同時達成主體的精神自由。郭象之無心觀與其獨特之自然、自生自化之理論有內在的聯繫。與老莊之偏重工夫論意義之無心相比，郭象之無心觀具有更豐富的內涵，反映出魏晉思想之特色。

基本上，禪宗與道家之無心均表達精神之自由，不受外在環境與主觀意見之影響，故在相當範圍內，兩者有所交集。但嚴格而言，雙方各有其理論依據。經由比較可以清楚地了解彼此的理論結構，也可以增進對精神自由之意義的理解。

第五章：〈禪宗公案之經典化的解釋——以《碧巖錄》為中心〉

《碧巖錄》係宋代著名之禪宗典籍，在禪門中具有重要的宗教實踐意義。若作為一般學問研究之對象，須考慮處理之方式及目的。

本文認為應先了解禪宗自我完成之實踐性，然後在合理範圍內依一般學問方式進行研究。首先說明禪宗公案之形成與發展，以確定《碧巖錄》之成立背景。其次，從禪與教典之關係及五家宗旨之闡述兩方面，說明此書之經典地位及其特色。最後說明道與語言文字之關係，以了解此書之理論基礎。經由以上討論，對此書在中國禪宗史或歷史文化上之貢獻，可有較清楚地認識。

第一章 試論慧能心性觀之不同詮釋

一、前言

《六祖壇經》（以下簡稱《壇經》）中所載慧能關於「心」與「性」之言論頗多，在不同的語脈中有不同的用法，沒有明確的定義式說明。慧能之立說，顯然不是以「造論」的立場作邏輯性的論述，而是以宗教實踐的立場提出迅速有效的修行方法。因此在心性問題上，如作為一般文獻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去探究，往往產生歧見，無法有一致的解釋。就《壇經》中常見之「自心」、「本心」而言，慧能顯然極為重視心的作用。如慧能云：「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識本心，即得解脫」。^①同時慧能也常用「性」、「自性」、「本性」等語，如：「自性般若」、「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本性自有般若智」、「但於

① 元·宗寶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三年），第四八冊，頁三五—上。

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等。^②心與性顯然是慧能禪法的重點之一，也是研究者共同關注的課題。^③

有關慧能禪法之淵源及內容，已有許多研究成果。一般而言，從菩提達摩《二入四行論》、《楞伽經》、《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之傳承以觀，大體上具有如來藏或佛性與般若思想兩大成份。這些觀念都來自印度佛教，而慧能之所以奠下往後禪宗之基礎信念與修行方式，即在於將本心或本性與般若作完全之融合，而有後來「明心見性」、「即心是佛，無心是道」之禪門共通的語言。唐末宗密（七八〇～八四一）雖羅列慧能前後各家修禪之心地法門，但值得注意的是，並未說明慧能本人之心法。若從宗密所說達摩所傳乃屬真心、如來藏以觀，所有禪宗流派都不外於「真心」的範圍。^④然而，真心可有不同之理解，如與妄心相對之真心、真妄相即不離之真心、絕待或絕對之真心、無相之真心（相當於「無心」）等，是以只說「真心」尚難完全清楚地表達其內涵。

目前關於慧能之本心的涵義，有幾種代表性的詮釋，例如：（一）絕對唯心、真常唯心，例如印順認為禪宗是不折不扣的真常唯心論者，是絕對唯心論者。印順雖未直接指名慧能，但其所稱禪宗，可以概括所有禪門人物。（二）當下一念之煩惱心，以現前之心念說明迷悟之因素，例如牟宗三以天台宗圓教「一念無明法性心」的觀念，認為慧能之本心是圓教

性具系統下具足一切染淨的妄心。(三)無相之心，例如唐君毅認為慧能之本心為無善無惡，非染非淨，乃依般若思想而建立之心體的最上層性質。(四)現實的當下之心，例如洪修平認為慧能之本心，不是性體清淨的真心，也不是牟宗三所說之妄心，而是現實之真妄和

②同前注，「自性般若」，頁三五〇上。「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頁三五〇中。「本性自有般若之智」，頁三五〇下。「但於自心常起正見……即是見性。」，頁三五〇下，頁三五一上。

③有關慧能心性觀之研究論著頗多，茲舉較為方便參考者，印順：〈禪宗是否真常唯心論〉，《無諍之辯》（臺北：作者自行出版，一九七六年），頁一七一～一七四。沖本克己：〈中國禪よりみたる心〉，收於佛教思想研究會編：《心》（京都：平樂寺書店，一九八四年），頁四四一～四六一。沖本克己：〈禪と如来藏〉，《花園大學研究紀要》（一九八八年第三期），頁二七～五三。杜松柏：〈壇經「心」「性」探義〉，《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實錄》（高雄：佛光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八一～九八。鄭石岩：〈壇經中見性的心理學分析〉，同上，頁九九～一〇九。楊惠南：〈壇經中之「自性」的意含〉，同上，頁一一〇～一二三。其後收入楊惠南：《禪史與禪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頁二〇九～二二九。冉雲華：〈論唐代禪宗的「見性」思想〉，《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頁一一七～一四三。

④唐·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第四八冊，頁四〇四中下，「顯示真心即性教」下云：「此教說一切眾生皆有空寂真心，無始來性自清淨。明明不昧，了了常知。盡未來際，常住不滅，名為佛性，亦名如來藏，亦名心地。（自註：達摩所傳，是此心也。）」